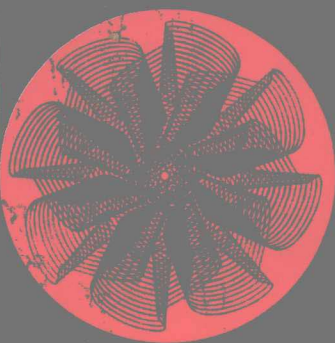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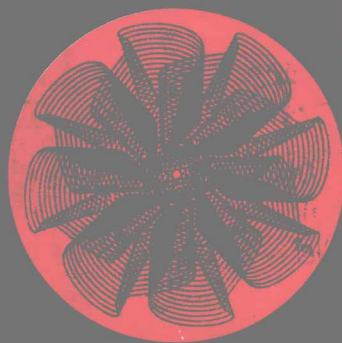


作寫與賞欣讀閱

著生宜梁 ③① 苑書生學



行印局書生學灣臺

學生書苑 31

梁宜生

閱讀欣賞與寫作

學生書局印行

閱 讀 欣 賞 與 寫 作

閱 讀 欣 賞 與 寫 作

著 作 者：梁 宜 生

出 版 者：臺 灣 學 生 書 局

本 書 局 登 記 證 字 號：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局 版 臺 業 字 第 一 一 〇 〇 號

發 行 人：馮 愛 羣

發 行 所：臺 灣 學 生 書 局

臺 北 市 羅 斯 福 路 三 段 二 九 八 號

郵 政 劃 撥 帳 號 二 四 六 六 號

電 話：三 三 四 二 五 六 · 三 三 四 二 七 · 三 三 〇 七

精 裝 新 臺 幣 五 五 元
平 裝 新 臺 幣 二 五 元

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七 年 九 月 四 版（臺 再 版）

三版自序

本書出版於民國四十六年，至民國五十一年再版。承教育界朋友的推許，認為是中學生語文科適當的讀物。早幾年，臺灣曾發見幾種不同的盜印本，倒反映了它在目前學生課外讀物缺乏的情形之下，暫時還有填補空缺的用處。最近承好友馮愛羣先生的美意，要將它在學生書局重印，我自然感到光榮。即將原本重閱一過，改正若干錯誤，寄臺灣付梓。

本書版權，原為香港人生出版社所有。人生社創辦人，王道貫之先生逝世後，王夫人沈醒園女士承遺言，將版權歸還作者，應該附此致謝！

梁宜生 甲寅端午前二日于香港九龍

自序

大約是一九五三年吧，朋友辦雜誌，要我寫些寫作講話之類的東西。那時正在一間中學教國文，腦筋中藏着許多教學上的難題，正好用來做題目。陸續的寫了三十多篇文字。發表以後，很意外的，好些朋友都予以讚許，認為是中學生語文科很適當的讀物。早兩年，朋友慫恿出單行本，因事遷延未果。最近得王貫之先生的鼓勵，才將它收集起來，加以整理，刪其蕪雜，合併近年在「人生」發表的「語文雜筆」的一部分，編成這本小書。

這些雖是雜文，但按照談讀、寫、和基本修養方法的次序排列，似乎也有一貫的線索。至文字方面，更力求深入淺出，希望能對於初學青年，確實有點幫助。當然，以學力所限，錯誤之處，恐仍不免，這有待於高明的指正了！

梁宜生

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於香港

閱讀欣賞與寫作

目 錄

自 序

一、談多讀·····	一
二、文學與生活·····	九
三、怎樣欣賞舊詩·····	一三
四、怎樣讀詞·····	二一
五、文學趣味的養成·····	二五
六、文改而後工·····	二九
七、什麼是眞·····	三三
八、說謊與虛構·····	四一
九、怎樣去觸發·····	四一

閱讀欣賞與寫作 目錄

一〇、叙事寫景與抒情·····	四九
一一、調和與統一·····	五三
一二、「此時無聲勝有聲」·····	五九
一三、張開想像的翅膀·····	六五
一四、談觀察·····	七一
一五、怎樣寫日記·····	八一
一六、迎詩神，種文章·····	八五
一七、曲與形容·····	八九
一八、生活即文章·····	九七
一九、文學與政治·····	一〇三
二〇、人性黨性與文學·····	一〇七
二一、修辭與立誠·····	一一三
二二、說「通神明」·····	一一九
二三、爲學的一字訣——誠·····	一二五

一 談多讀

(一) 讀書破萬卷

近來一般關心青年教育的人，無不慨嘆中學生國文程度之普遍低落。原因何在，各有各的看法。我以爲其最主要的，是由於大家不重視多讀。

語言和文字，本質上完全相同，學習的方法也應該一樣。學習一種語言，自己嘴裏不多說，耳裏不多聽，而要把這種語言學好，簡直等於幻想。同樣，我們學習國文而不讀書，或者只偶然讀到一點，却希望養成高度的閱讀和寫作的 ability，又怎麼可能呢？古人說「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」，這是說明多讀之重要的。無論古今中外，每一個成名的作家，他所讀的書即使沒有萬卷，最低限度也有千百卷；再少再少，曾經精讀的也必有幾十卷。從前科舉時代，教學方法最爲落後，而居然也有很多人能寫出好文章；其中沒有旁的奧妙，只因他們對於某些基本的經籍、詞章，非讀至爛熟不可。所謂「熟則生巧」，初時即使連文義也不懂，但一旦豁然貫通之後，由於胸中蘊蓄豐富，筆下便可以運用無窮。我曾經問過一般初中生：「你們有一百篇語體文讀到念得上口的麼？」回答是：「沒有！」

「五十篇？」「三十篇？」都說沒有。我又曾經問一般高中生：「你們能背誦一百篇古文麼？」回答是：「沒有。」不但一百、五十這樣多的數目，甚至能背出五篇十篇的，也在極端的少數。讀既這樣少，如果說反能閱覽一切卷籍，寫成洋洋大文，那倒是奇蹟了。

「讀書破萬卷」一語，包含兩個意思。「破」，是說明閱讀的次數要多；「萬卷」，是說明閱讀的範圍要廣。讀的次數不多，理解無從深入；讀的範圍不廣，思想無從充實：兩者是缺一不可的。

(二) 讀的次數要多——求精

從學習心理上說，對於一個刺激，反覆的次數越多，腦子裏的印象就越深，記憶得也越牢固。我們熟讀了一篇書，這篇書就永遠留在自己腦中，不會忘記；熟讀了十卷、百卷書，這十卷、百卷書就永遠留在自己腦中，不會忘記。熟讀的好處，除了加強記憶之外，最顯著的還有下面幾點：

一、可以增加辭彙的累積。文章的表情達意，全靠辭彙的運用，辭彙不豐富，即使有很好的意見，也無法表達出來。從前來華的美國大兵學中國話，只學得「頂好」二字，於是碰見什麼都說「頂好」！其實「好」的說法是太多了。如「美麗」呀，「漂亮」呀，「優越」呀，「精巧」呀……稱人的好與稱物的好，稱容貌的好與稱德行的好，其用詞都不相同，美國大兵心裏何嘗沒有分別，只苦於口裏說不出來。我們平常與人談話，可以滔滔不絕地講，這完全由於我們天天聽，天天說，腦中的辭

彙積得十分豐富；但我們不常寫文章，寫起文章來，就覺得異常吃力了。我們要文辭豐富，只有多讀書，從多讀中積累各種各樣的辭彙。今天發見一些，牢記在腦中；明天發見一些，又牢記在腦中。日積月累，等到我們要運用的時候，就可以任意選取，源源不絕了。

二、可以得到更多的理解和領悟。好的文章，尤其是好的文學作品，常不是一目所能了然的。或者由於文辭的深奧，或者由於意境的渾遠，必須反覆誦誦，才可慢慢發掘出其中的妙處來。一卷在案，愈讀心境愈靜，愈靜精神愈專，理解力和體會力也愈強。平常所不懂的，多讀後會慢慢地得到理解；平常所不能體會的，多讀後會慢慢地得到領悟。你想使一個陌生的思想，完全融化為自己的思想；使一個你向所未見的境界，忽然展開你的眼前，與你的生命打成一片，令到你為悲為喜，為憤為懣，你便要多讀。古人說：「好詩不厭百回讀」，非深切地領略到讀書樂趣者，不能悟此。如果只聽人家說好，自己便也跟着說好，而不從多讀中去理解，去吟味，便等於跟人家說這酒多香呀，那糖果多甜呀，而親自用嘴去嘗一樣的毫無所得。

三、可以得到作文的模範。有人將讀書比喻為臨帖，是一個十分恰當的說法。寫畫、習字，都脫不了臨摹的工夫，作文亦然。俗語說：「熟讀唐詩三百首，不會吟詩也會吟。」這是多讀裨益寫作的最好說明。人類原有種摹仿的本能，你讀某一家的書，多多少少就受到一家的影響，影響最深時，你寫起文章來，用辭、造句、剪裁、結構以至於通篇裏的神韻，都可能有神似的地方。所以讀「史記」

的，筆下常像司馬遷；讀「左傳」的，作風彷彿左丘明；你如果常看徐志摩，你的文章辭藻一定很美麗；你喜歡看梁任公，你的筆下一定充滿了情感。這就是摹仿的功能。韓愈談寫作說「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」，就因為兩漢以後的文章，在韓愈看來不值一讀，怕讀了受壞影響。從另一方面看，韓愈倡導恢復古文，一定要多讀三代兩漢的書，以取得古文的好模範。一個初學的青年，自然談不上專學某一家，也絕對不必專學某一家，但却需要選擇名家的作品，精研熟讀，融會貫通於胸中，成為自己的血脈骨肉。

你現在是中學生，由於功課負擔的繁重，沒有多少時間來多讀國文，這是值得同情的。但却切不可忽視了多讀國文的重要。教過的國文如果不去熟讀，在教者是白教，在學者是白學，這種時間、生命上的損失，無法補償。若除了國文課本之外，其他的書籍絕不接觸，更使你思想貧乏，見解膚淺，如此而欲提高國文程度，真是「專憂乎其難」了！

(三) 讀的範圍要廣——求博

什麼叫做博？博就是廣博，什麼書都要讀，便是博。讀書為什麼要求博？因為各種學問都有連帶的關係，絕不能孤立存在的。歷史和國文固然有關，文科和理科也並非完全絕緣；無論那一種專門的學問，都需要有廣博的學識做基礎。我們且不談高深的學問，即以普通學科的修習而言，往往要求了解

甲科目，非同時了解乙科目不可。有些中學的歷史老師，最怕講授學術思想史，原因是學生們並沒有和這些學術思想接觸，缺少國學的基本知識。什麼是先秦諸子，什麼是宋明理學，沒有讀過那些專書，徒然提出幾個籠統的概念，聽者似乎明白，其實是不明白。國文科和圖畫、動植物等科可說是風馬牛不相及了吧，可是你如果不懂一點繪畫的道理，當你描寫雲彩的變幻，花卉的鮮妍時，你就不知道怎樣着色；你沒有一點兒動植物的常識，你可能使秋蟲叫在春天，菊花開於夏日，使赤道的果木，生長在西伯利亞的原野。王荊公說：「讀經而已，則不足以知經」；胡適之說：「讀一書而已，則不足以知一書。多讀書，然後可以專讀一書」。這些話都充分說明了多讀書的重要。至於處在科學日益進步，名物日益繁雜的今天，許多前人所夢想不到的奇聞異事，幾乎成了普通的常識。我們若不廣博地讀書，簡直無法應付實際生活的需要。

站在寫作的角度來看，博讀書實是在充實思想的基礎。文章的構成，除了形式之外，還有內容。所謂內容，就是思想、見解；這些思想、見解，必須從各種書籍中吸收而來。有許多人執起筆來，寫不出一點東西，就因為他們腦筋裏沒有思想見解，他們的思想見解所以貧乏，就是由讀書來少的緣故。所以專從文章上來學文章，文章一定學不好，最多只能在字面上兜圈子，決不能做到「言之有物」。要文章的內容充實，必先求思想的充實；要思想充實，便應該廣博的讀書。

胡適之先生曾在他的「談讀書」一文中，對「博」的問題，提出兩個意思：第一、為預備參考資

雜計，不可不博；第二、爲做一個有用的人計，不可不博。我覺得處在今日的時代，第二點更有注意的必要。胡先生對「爲做人計」的解釋是：只專一藝，除此之外，一無所知，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小。我以爲影響小還是小事，思想上中毒，走上了害社會害人類的路途，才是最可慮的大事。真理這東西，本來是假定的。同一時代，同一問題，可以產生絕對相反的兩種意見；而這相反的意見，又常常同樣受世人的尊重。如楊子主張爲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；墨子主張兼愛，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。我們能說楊子對呢，還是墨子對呢？這是政治哲學方面的。至於科學方面的事理，雖比較容易肯定，但人類的知識，始終還要受時間的限制，今日以爲真理，明天成爲迷信的例子，真是不勝枚舉。可是在那些哲人、科學家們的意念中，却認爲他們自己的發現或發明，是絕對真確的。我們接觸他們的思想學說，如果不與旁的思想學說比較印證，萬一他們是錯誤的，那末我們便要跟着錯下去；即使他們並沒有錯，我們若不從反對方面的思想學說去比較印證，亦無法堅強我們的信念。所以爲了認識真理，把握真理，克盡做人的本分，我們也要廣博的讀書。

一個中學生，要做到甚麼書都讀，這未免近於理想，但却不能不有這種懷抱。有好些愛好理化的人，便不唸國文；喜歡看文藝小說的人，就不高興數學，這是極端錯誤的。須知中學時代所修習的各科，都是做人處世所必需的基礎知識，而這各種知識又互有聯帶關係的。我們不學好各科，決不能夠專精一科。而且在這學術進化一日千里的時候，光靠教科書裏的知識還是不夠；科學上，思想上新的

發見，新的發明，隨着時間的進展而不斷的増加，我們如果不時時讀新書，知識無法補充，思想見解就會掉落在時代的後面。所以讀課外書和讀教科書同樣的重要。事實上我們怎樣爭取時間，廣博地讀書，雖是一個頗爲困難的問題，但只要我們肯不斷的去努力，獲益一定不會少的。

二 文學與生活

近來和許多年青的朋友們談起讀書的問題，好些人都認為讀古文容易讀舊詩難。他們說：古文所難懂的是字面，字面的意思弄清楚了，文章的內容便也太致瞭解了；而舊詩則不然。有些詩句儘管用詞很淺白，但內容究竟說什麼，却不易領會。以陶淵明的詩來說吧，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，字面很淺，但什麼是「悠然」呢？又如王維的「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響，反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」，老師說全詩是寫靜景的，上兩句動中有靜，下兩句靜中有動。雖然這麼說，還是摸不著頭腦。

這是實在的情形。因為文章和詩歌，雖同是用文字寫出來的東西，但實質上却有分別。文章中所表達的主要是思想，思想是客觀的事理，故技巧上必力求其明達曉暢；詩歌的內容多是情感和想像，情感和想像都基於主觀的感覺，只求表現得真，常不計及是否為讀者所易解，有時為增強表現的效果，還故意隱藏一部分，讓讀者自己用想像來補足。所以讀文只求理解便得，讀詩却要下體會、吟味的工夫。光了解辭義，而不細細地去體會、吟味，對詩的內容還是有隔膜的。

不但如此，更由於讀者與作者間年齡、個性、處境、生活經驗種種的不同，對於某種事物，作者能感到的，讀者未必能感到；作者能見到的，讀者未必能見到。在這當兒，體會與吟味的前面，就橫

著一個障礙。陶淵明生在晉代，與現今隔了十多個世紀，他的年齡，生活趣味又與現代青年有太大的分別。故「悠然見南山」只是一個高人隱士心情閒適之極時的心境；生活於緊張、忙碌、繁囂、熱鬧場中的都市青年，卻不會有這種感覺。王維筆下所寫的靜境，也是如此。那種「空山」、「人語」、「深林」、夕照所組成幽靜的美，是當時當地王維的感覺，非與他有過同樣生活經驗的人，不容易體會到。所以談文學的欣賞又要涉及生活經驗的範圍。前幾天有一位朋友對我說，一個晚上，聽到孩子們唱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」的短詩，走出院子一看，見明月在天，星河燦爛，覺得這月似在什麼地方見過的，這星是在什麼地方見過的，想了一想，恍然憶起，這是家鄉的月，家鄉的星，於是頓然懷念起隔別數年，消息不通的故鄉來，對於這首詩，也覺得分外親切有味了。這便是作者與讀者間情感能融成一片的好例子。其所以能融成一片，全由於大家的生活經驗相同的原故。記得小時讀岑參「白雪歌」，其中有句云：「忽如一夜春風來，千樹萬樹梨花開。」當時全不了解。在南方，雪是一粒粒的結晶體，色雖然是白，形狀却決不會像梨花。後來到北方，才看見一朵朵的輕飄飄的雪片。一次大雪之際，經過一座松林，遠遠望去，見那深綠色的松樹枝上，開著一朵朵的白花，行前去一看，原來是雪呀！不期然而然的那小時讀過的詩句忽然浮現腦中，至此才知道詩人運筆之妙。古人說：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，行萬里路，所以充實生活經驗。從事創作，固要充實生活經驗，欣賞文學，又何嘗不應該充實生活經驗呢？